

穿越黄牛礁

卢小东

诸位如果现在去吾乡新海塘，指不定会看到一块大岩石，无精打采地立在堤边。不明底细的人，可能会奇怪，建造得那么平整的海堤，怎么会突然嵌入一方不规则的岩石，难道是移来点缀景致？不像，此石很粗糙，面目峥嵘，仔细看，岩石的半截还埋在地下。而知道它的本地人，则往往会起一份敬畏之心。有人会特地来海塘看看它。

它叫黄牛礁。千百年以来，黄牛礁就长在这个地方，不曾有一点移动。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茫茫的海水，岸在很远处。直至二十年之前，黄牛礁仍然矗立于象山港的波涛之中，与海鸟、水族为伴。再大的潮水，也无法淹没它。礁边深海区千帆驶过。船老大惯看风浪，踏实于这个天然的航标。沈家门方向来的船只看到黄牛礁，就知道到鄞县境了。当海潮退去，整个黄牛礁露出来。有人考证，以黄牛礁为主体的这一大片礁石林，是四明山脉的延伸。

黄牛礁以形似黄牛而得名。民国《鄞县通志》说：黄牛礁北与穿鼻山相对，头东尾西，当地有“穿鼻穿黄牛”之谚。黄牛礁形成的民间故事版本颇多，我从小就听说。对于天天面对黄牛礁的沿海村落合吞、瞻岐、大嵩等地的居民而言，黄牛礁就是一个传奇，一个与生俱来的存在。在实际生活中，黄牛礁又成了人们征服的目标。礁虽突兀，生猛，但总有人冒险攀登到顶，快意俯视渺海域。礁顶疯长着野草，有野鸟蛋，积累的雨水，更多的是厚厚的鸟粪。然而有一位后生是不得已才爬上黄牛礁：网名叫云满衣的作者记述，他外公少年时赶海，涨潮太快来不及返回岸上，情急之下登上黄牛礁避险。家人迟迟不见孩子回来，预料出

事了，整夜找寻，伤心欲绝。第二天潮退，少年郎却奇迹般返回家中。

黄牛礁石又是上好的石材，素有“见风软，遇火韧”的评价，当地的建筑大到庙宇，小至人家院子的石阶，甚至传说明代洪武年间建造大嵩城的石块都采自黄牛礁。但是大概从清代中期之后，黄牛礁停止了开凿。我理解为这是古人的自省：黄牛礁自古以来起着航标的作用，如果再开采下去，这个重要的标志将会失去。石料固然好，运石也方便，而万事总有取舍。于是似不约而同，黄牛礁上再也见不着采石人。

巨大的黄牛礁，得以继续孤独出没苍波间。

在文化的意义上，黄牛礁无疑是本地名胜。明代海盐人彭长宜中进士前，游历东海普陀山，舟过象山港时写下以下诗句：“推篷正稳流，水天渺一望。瞥见黄牛礁，波文蹙万状。”描绘水天一色的航海途中，凸现的黄牛礁带给作者的视觉冲击。清代文学家姚燮写有五言诗《黄牛礁》。

1928年夏天，合吞卢家村的族长卢一舸，请来邻村杨霁园先生修订《泰丘乡卢氏族谱》。卢一舸与杨霁园系少年同窗，又同是前清秀才。因卢年长，杨尊称为卢兄或卢丈。在卢家盘桓期间，卢丈招待殷勤，与客人谈及合吞的小海鲜，蛏子种，及善种金柑的何家老伯。杨霁园提出欲一游早就听闻的黄牛礁，卢丈欣然遵命并当起了导游。

卢家村口即是象山港，村中有近一半人口在海涂讨生活。那天天气闷热，卢一舸带着杨霁园及杨的弟子朱芝篆、张君武，兴冲冲出发。到开滩的泥涂，人手一把推橇（行在泥上的小木舟），向远处的黄牛礁进发。不料行程尚未到一半，起风，大雨随之倾

盆而至，一行人只得败兴而返。隔几天，卢一舸重新组队，参加者除了上次的几位，又增加来合吞探望霁园先生的朱骧、朱浩、李家芳。卢丈的独生子，时年12岁的卢静安也加入了瞻仰黄牛礁的队伍。他们有的用推橇，有的赤脚跋涉于泥涂中，终于顺利到达黄牛礁。他们眼中的黄牛礁，按朱骧的说法：礁石四壁如刀削，阴森动人，四周乱石迤迤起伏，吞吐潮汐，奇观也！大家围观一阵，杨霁园叫学生取出随带的笔墨，先命朱芝篆在礁东壁篆书八个大字：“黄牛如故，白龙来迟。”这是杨霁园集古人句，而“黄牛如故”来自郦道元的《水经注》，“白龙来迟”来自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引据贴切，对仗工整，又很好地表达了杨霁园的情绪：古老的黄牛礁依然这样生动！是我们来迟了。杨霁园亦挥笔大书“天巩”二字于北壁。巩，坚韧、牢固，在此引申为雄伟壮观之意。

事后杨霁园作《登黄牛礁》：“石丘太古抵瑶池，多少灵仙作水嬉。已被桑田来逼处，麻姑应悔种桃迟。”诗人在赞美黄牛礁的同时，还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礁离岸渐近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即便神仙也难以挽回。此中诗人的态度与其说担忧，还不如说是平静地作了一个预言。

老家的万亩围海工程始于2005年，自此海涂消失，黄牛礁果真在陆地了！曾经的海中王者，现在像个俘虏。80年之后，一个预言应验了。我好想穿越至1928年夏天，向杨霁园先生当面表达敬意，可我还没有修到杨先生那样明知世事多变而又能作如是观的境地。

看到波涛中的黄牛礁永远消失，我呆立于故乡的堤岸，长叹不已。

嘉泰元年（1201年），陆游作《七侄岁暮同诸孙来过偶得长句》，发出“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的浩叹；乃至到嘉定二年（1209年），85岁高龄的陆游在《春日杂兴》中还不忘念叨：“一生衣食财取足，百世何妨常作农。”

可也是同一个陆游，却又在全力督促儿子们求学上进。陆游的小儿子子聿，读起书来“常至夜分”。陆游说自己“每听之辄欣然忘百忧”。他还寄语孙子元用：“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显而易见，这是打算将陆家诗书世的传统延续下去。中国人素有“子承父业”的思想，大诗人也未能免俗，陆游很希望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和抱负，后辈能够实现。

也许我们会疑惑，陆游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其实，这并非陆游“善变”，也不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矫情。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个极富家国情怀的诗人。这一点，他和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相似，都以儒家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看上去，陆游似在一种自我圈围的思想桎梏中兜兜转转，但撇开旁的不论，他最放不下的，终是“报国”二字！所以在绍熙二年（1191年），陆游写了首《五更读书示子》：“吾儿虽黷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元元”意即“黎元”“黎民”。“出手苏元元”，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用自己的才学和能力去解民于倒悬。为此，诗人曾付出不少财力、精力。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一首诗中，陆游写儿子去城里求师：“小儿破帽出求师，老父寒炉夜画诗。”那时绍兴城里已开设有专门应付科考的学馆，以及传播科考动向的信息中心，陆游便让孩子去了。诗人也常和儿孙们一起读书，嘉泰二年（1202年）的《春晓》诗中，他写道：“老病自怜犹嗜学，诵书家塾熟诸生。”

后人将陆游定性为“爱国诗人”是有充足理由的。他对于国家的爱很大程度体现在对百姓民众的爱上。他在儿孙学业上的犹豫和思虑，归根结底也源于此。陆游生于国难之时，长于兵乱之中，一生中最得意的为官生涯是在四川宣抚使司做幕僚。仕途峻嶒的他知道躬耕田亩，起码能“筋力虽劳忧患少”。可他骨子里渗透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最终选择的还是“莫改家传折角巾”！

立秋之后，士兵列阵般的黄瓜秧架一撤去，家里的园子顿觉开阔起来，稀稀疏疏几株辣椒和秋葵之外，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就属西南角落这株紫茉莉了。天使小喇叭般的小紫花，星星点点绽放在绿叶之间，花娇叶绿，明艳动人。

紫茉莉之名，意指其花形似茉莉而色紫。二者香气也有点类似，茉莉浓，紫茉莉稍淡，说紫茉莉为香似茉莉的紫色小花，也不为过。

紫茉莉和凤仙花、鸡冠花、蜀葵等植物一样，是城市乡村最常见的伴人花之一。紫茉莉是植物学上的中文名，它还有数量众多的俗名，《中国植物志》中就收集了16个，其中表述开花时间的最多，“晚饭花”“烧汤花”“夜娇花”“潮来花”“白开夜合”都属此类。紫茉莉下午四点左右开花，傍晚香味最浓，次日上午八九点钟闭合。花盛之时，正是村庄暮色四合炊烟袅袅之际，故有如此之多与“晚饭”“烧汤”等相关的俗名。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看到这种花绽开了，就知道要回家吃晚饭了。而“潮来花”这个名字，估计是海边人叫的，晚潮上涨之时，花开了。

其中一个“白开夜合”，还是一个错误的俗名，这应该不是老百姓的语言，也许是文人之间的以讹传讹。比如清人陈淏名作《花镜》，就说紫茉莉“清晨放花，午后即敛”，清人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也说紫茉莉“朝开暮合”，这些都是不对的，“夜开昼合”才是紫茉莉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野丁香、苦丁香、丁香叶、胭脂花、白花紫茉莉等几个俗名，主要是就紫茉莉花苞、花朵样子来说的。紫茉莉含苞时，花管细长，似胭脂棒，俯瞰星星点点，侧观横七竖八，和丁香含苞的样子的确有几分相像。

地雷花、粉豆、粉豆花等几个俗名，均形容紫茉莉果实及其功效。花落之后，紫茉莉绿色总苞片宿存，围成一个小小帐篷模样，一枚球形瘦果在其中孕育生长，当它慢慢由绿变黑，球果就成熟了。果果果皮革质，表面具皱纹，非常坚硬，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地雷”。

用工具剥开“小地雷”，里面是一包细白粉，这是种子胚乳，“粉豆”“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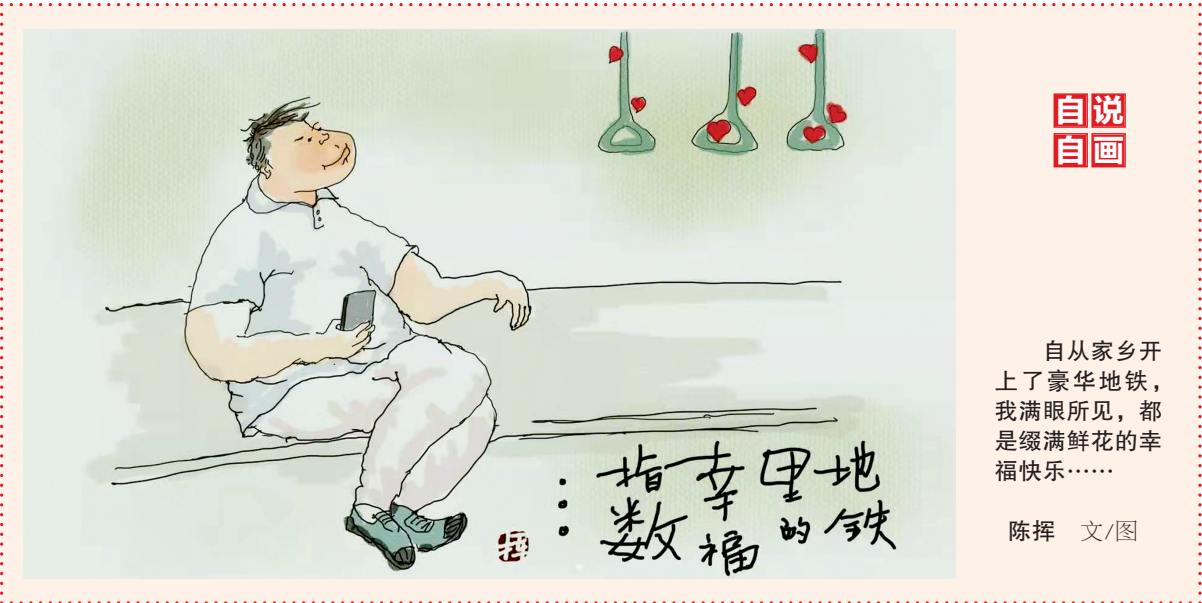
细粉滋人娇夜来暗香满

小山

豆花”之名因此而得。这些细白粉作用不小，除为种子发芽提供营养之外，还有药用价值，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功用，是做化妆品，这在清朝几乎成为贵族阶层女性的普遍时尚。《红楼梦》有两段情节可以作为例证。

一个情节出现在第44回，凤姐意外撞破贾璉与鲍二家的奸情，平儿浑不相干，却两头受气，受尽委屈，后被李纨拉到大观园散心。宝玉喜出望外，平时没有机会与平儿亲近，这次正好借着帮平儿理妆的机会，“稍尽片心”。书中写道：“宝玉忙走到妆台前，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递与平儿。又笑说道：‘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肌肤，不像别的粉涩滞。”这装在玉簪花棒里的细粉，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紫茉莉花种子所制成的香粉。

还有一个情节出现在第60回，该回的标题就是“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一回里，茉莉花粉引发了一个五小大战赵姨娘的热闹场面。当时，春燕陪她妈妈去蔷薇院向莺儿赔罪，蕊官托她带回一包蔷薇硝给芳官。贾环正好来怡红院给宝玉请安，便央求宝玉给他一些。芳官不肯将蕊官的情谊分人，而自己的又用完了，便包了一包茉莉粉



宁夏记忆（组诗）

应满云	
黄河楼	被神奇点亮
黄河 在吴忠被高举抬起 以 108 米的塔楼 展示文化 蓝天和白云 眺望 历史的源头	这是刻骨铭心的交流 人与石 镌下最原始的图腾 一丝美学想象 一种力量穿透 如同部落 高举起太阳神
阳光下 金色琉璃瓦映出 丝绸之路的商贸驼影 广场上的铁牛 顶起 大唐盛世	一种朦胧中的符号 一种生命边缘的蓬勃 有岩羊的角 挣脱 狼的欲望 长出 人类进步的弓
黄河九曲十八弯 此时 脾气温和 绕过千亩文化园 以流水为纱 披身母亲雕像 托起 五千年文明	石头无语 岩画传声 云端般的思想 开满山崖 每一幅岩画 都是神来之笔 引领 筌路蓝缕的民族风
芦花谷	
《兰花花》的民歌 扎着 白羊肚头巾 从芦花谷里漾起 所有芦苇的叶子 竖起了耳朵 黑雀也探出泥洞 似懂非懂	狭长的谷 溜一湾青翠 有红嘴鸟闻声扑棱而起 惊动芦苇丛 逆流而上的鱼 仿佛游进 江南湿地
我在黄河边等你 梦里 撑一支长篙 从黄河楼开始摆渡 抵达 根脉相连的江南	谷堤在走 溪水在流 时光的老人扬起了鞭子 驼车的轮子哟呀哦过 如歌的岁月
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 住着神祖 复石上的田 羊 手印 用活 一个近乎荒蛮的时代 原始的华夏文明之光	谷堤在走 溪水在流 时光的老人扬起了鞭子 驼车的轮子哟呀哦过 如歌的岁月 一条蜿蜒的栈道 伸向深处

丢给了贾环。赵姨娘认为这是怡红院的人看不起贾环，便怒气冲冲前去兴师问罪，惹出一场大麻烦。

紫茉莉之所以南北皆有长盛不衰，主要原因是这种植物花色繁多，且适应性强，特别好养，几乎不需要人照顾就长得很好。其繁殖方式有两种，一是主根块茎复发，二是“小地雷”自播。

紫茉莉原生于美洲热带地区，性喜温和湿润，不耐寒，地上部分虽冬季枯死，但其主根形成的块根，在江南地区可安全越冬。来年春天，其根上会续发出新植株。我家园子里的这一棵就是如此，当年在邻居家撸了一棵“小地雷”，随意埋在角落里，后来就变成了一株花繁叶茂的小可爱，端午开花，一直盛放到十月份，陪伴我们整整一个夏天。秋冬则消失，春来块根复发，又一个轮回，连续三年，年年如此。

自播是紫茉莉扩大种群的另一重要方式。“小地雷”成熟，其下部和茎干相连处会自动脱开，风摇枝叶，瘦果便会从小帐篷中掉落于地，它们要么在母株边上生根发芽，要么随着风力或水流移动去别的地方，甚至在小朋友手中当子弹扔来扔去的时候，它们就四处流浪帮助族群开疆拓土去了。

对于紫茉莉的自播能力，我印象非常深刻。2004年，我初到中山东路404号一座大厦办公，大厦西墙根下有两三株紫茉莉，开着紫色、黄色两种颜色的花，很吸引人眼球。那时我刚刚开始喜欢上植物，还不认识紫茉莉，请教过很多同事，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也不知道这些花是怎么来的。

尽管长在一个少人光顾的角落，但这些紫茉莉一点也不寂寞，它们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春萌、夏花、秋子、冬藏，自播、自衍、自由、自在。三年后，当我要换到另外一个单位时，墙根下已经出现了长长一溜郁郁葱葱的紫茉莉。那年九月离开之时，只见墙脚花繁似锦，芳香扑鼻，场景之美令人难忘。

如今，那幢大楼早被拆迁，变成了一个地铁站，旧迹已无处可寻，但那些可爱的紫茉莉，永远摇曳在我的脑海里。

陆游教儿的矛盾心理

曲水

提到南宋诗人陆游，我们会想到一连串关键词：爱国、抗金、唐婉、沈园……一首谆谆嘱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示儿》诗，让我们被他至死不忘收复中原的情怀所打动。各种文艺作品里关于那阕《钗头凤》的解释，又使我们体会到他和唐婉“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哀怨、无奈。但爱国诗人也好，悲情男主也罢，这些只是陆游形象的一部分。陆放翁活了86岁，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还有很多别的牵挂，别的苦恼。譬如陆游晚年，隐居于山阴老家，貌似过着闲适淡然的生活，心头却有一事烦费踌躇：那就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陆游19岁时和表妹唐婉结为夫妇。但因唐婉得不到陆游的喜悦，4年后，陆游被迫与爱妻仳离。第二年，他娶妻王氏，并纳有一妾。这一妻一妾为他生下七子一女（其中一子早夭）。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陆游为官多年，不过他外任的时间并不长，大部

分时间还是留居于浙东农村，所以他能切实感到作为一个农民的踏实、平稳。同时，深入骨髓的儒家文化又使他自然而然会去要求子孙读书应举，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我们今天看陆游后期的一些诗作，发现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还比较强烈。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虽饱读诗书，然功业无成，空负一腔报国热忱。他写有《书生叹》一诗：“君不见城中小儿计不疏，卖浆卖饼活有余，夜归无事唤俦侣，醉倒往往眠衙衢。又不见垄头男子手把耜，丁字不识称农夫，筋力虽劳忧患少，春秋社饮常欢娱。可怜秀才最误计，一生衣食囊中书，声名才出众聚集，中道不复能他图……”

其实，陆游有过很多和“可怜秀才最误计”类似的感慨：绍熙二年（1191年），他的《示儿》诗有句：“愿儿力耕足衣食，读书万卷真何益”；庆元四年（1198年），他写《杂感》诗云：“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



送凉

水贵仙 摄